焦氏澹園集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一

墓志銘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

公焦姓諱玄鑑字仲明別號洪潭寧國太平人宋嘉熙中昆弟炳炎煥炎文武狀元其後世以簪纓著考贈兵部公諱暹嘗夢朱衣乘龍者鼓樂導以前而公生頭角嶄嶄贈公大奇之稍長則置之膝摩其頂曰他日亢吾宗者汝也執本業程督之無虛日公性故敏且沈思精研絕出流輩時自負其

秩爲無前有司校士贍公欲大成之令無試公潛往試輒第一贍公怒笞之曰汝欲速成如是非大器也戒終勿試於是贍公以卓識聞而公聲稱亦籍甚居頃之隨父避難郡中涇有王氏者慕公父子名一見結爲婚姻因贅公於家王挾貲自豪每以宴遊召公謝不往下帷舍中蚤夜不輟業歲庚子學使者楊公栽庵拔儒士第一人應試試則列鄉書高等矣辛五上太常不第歸乃婚婚未朞聞浙王錢兩先生講新建之學褁糧往師之創台山

精舍與諸學士相切劘於中病世儒空語無事實底厲名行視勢利紛華無足屑意者屬贈公疾劇公侍起居晝夜不解帶執喪哀毀骨立幾不欲生服闋母陳復疾作公步禱齊雲嚴願減已筭益母年病少間試期已迫母諭之往公謝曰吾幸奉母一日不以三公易也母疾竟弗起得奉飯含襄大事人以是多公孝感云數舉不售偕余師文穆許公毅齋查公念渠拙齋兩蕭公結社台山每一義必七易草乃出其精審如此戊辰成進士痛父母

不逮淚涔涔不休請歸展墓故事鄉大夫家居有
司餽車馬悉却弗受焦族大且繁公立家規緒正
之逡逡必軌於義族與隣鬨禍且不測賴公片言
以解親故或負子母錢不能償立焚其券所捐不
下數千金王氏以土地代僉貲及其沒家多㕥悔
公不難身爲之蔽者如干年尋盡舉其產歸之一
無所受釋褐戶部主事鉤考財賦得其夙敝然實
涖以平恕有官吏盜糧業伏其辜矣公釋之徐諭
曰汝他日猶可冀卉手奈何不自愛乎其人感泣

卒悔罪自贖及改職方巡九門諸羽林材官慢令當罰公曰若功臣後也獨不念若祖汗馬勞而自隕其家聲邪自是衆感奮無敢犯者公時時有所縱舍而下自𢦏人滋以爲能時虜警數問當事者以邊才急公公亦踔厲風發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太宰頗欲引以自輔會新鄭相專恣黜陟非法公擬疏陳其罪狀爲同舍郎覺而阻之意不自得以疾告太宰曰無遽歸行以銓曹處公矣公私念曰若謂一吏部郎可縻我邪丐歸愈急屬奉常劉公

居間乃得請旣歸灑掃台山偕一二同志詠詩樂
道若將終焉者亡何以積勞病侵乃亟移至精舍
麾左右毋近正襟危坐而瞑隆慶壬申閏二月二
十四日也距生正德庚辰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五
十有三配安人王氏生一子曰仁芳娶郡守王岩
潭長女女三適太學生王廷樞舉人蕭思似太學
生鄭鍾祥孫七世雍世彥世慶世庠世賡世庭世
譽公有高識大度過人之材雖斤斤務當繩墨而
才氣所底可厲以大事文穆公稱公沈雄倜儻有

孔北海陳同甫之風而世未竟其用爲可惜也余
甲子計偕遇公於兗問知余姓也墜驢而握歡如
平生後二十再晤於薊門而公遂殁頃去之三十載
始拜公像於仙源而志其隧道詩有之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余有感於公惡涕之無從也系以銘
曰
有峩黃山水流沄沄盤礴透迤生此俊人賢書夙
占晚乃登仕維材之豐而薄於施詵詵子孫有克
厥家天之慰公庶在茲邪

張甑山先生墓志銘

先生張姓諱緒字無意楚之漢陽人嘉靖庚子省試以易魁其曹歷仕桐城教諭南國子學正吏部司務戶部員外郎中忌者鐫五階復諭繁昌晉德陽令以歸先生仕雖不甚顯而嘗有官位於朝然學者不以稱而皆曰甑山先生其先蜀人國初遷縣之周陂鄉始舉時弱冠耳入南雍師鄒文莊公因以聞東越之學知聖賢必可為讀其遺書嚴奉若秘文焉志意高邁鄙遠聲利挺然以學術廉耻

自立士之求宦達問生產者見先生皆口噤不敢出聲氣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而動異世微獨一鄉而已甫九齡業蔪蔪見頭角姻黨劉見而奇之請於贈君育爲已子故楚庚子賢書稱劉燧者先生也劉雖別生子盡以貲畀先生而劉卒先生服三年喪畢則委貲於其孤而身調護之搆者四起屹不爲動迨其孤稍長矣乃還故姓名奉贈君以養而害可知也比仕宦四徙皆在留都昕夕與同志相切劘貧可與學者力爲推挽至痛哭流涕

以導之聽然後止家赤貧坐客滿堂督內人治鮭
菜供餠羨或傾俸錢爲行者費不少顧慮江陵相
方貴倨甚獨念先生同舉傾意待之先生陳義激
切畧不遜避而於齊民名一能守一善者與講均
敵禮其攝槃邑與令德陽也撫循賑卹恩紀勤備
至姦豪則誅鋤恐後要津貴門不一置足而許與
氣類或千里招尋不憚險遠當是時流俗多以矯
名先生善乎夏君廷美之言世所貪著者官位貨
財生死耳先生蟬蛻緇磷之中與古三不惑者奚

異世以矯目之必盡如流俗者而乃爲可邪廷美
繁昌布衣先生拔識於儔伍閒卒以有立故能知
先生如此平居以道之廢興爲已重肎憂人忘身
憂時忘家焦心怛慮若不能瞬息安者先哲遺言
皆欲考定後生才俊皆欲引掖幽芳潛爍皆欲表
章曰此所以逸吾老俟吾死也嗟呼自學失所統
壹而回變於俗故成之難成而不用樂而不悶尤
難也藉令佚其垂老之年竟其無用之用亦足慰
先生矣而猶不然惜哉考諱元方贈登仕佐郎毋

方氏生母曾氏配某氏子滙娶李氏滙弟練子而
先生子之娶陳繼易兩人皆郡諸生孫二曰竹曰
介女四王維機戴國恩方應徵耿汝慈其壻也生
正德庚辰三月十有四日卒萬曆癸巳八月八日
享年七十有四葬城南鳳鳴岡之原沈郡伯鈇寔
經紀其喪而余師耿先生誄之矣余不揆敘而銘
之銘曰
既超既騰匪競匪營悠悠江漢千載同清於古爲
徒世則不耦毋以所亡廢其所有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史

先生暨配安人沈氏合塟墓志銘

聖人顯道而不墮於無補德行而不涉於有非可道器分也但一寓於器則階循等歷必有據而可守見於魯論者班班可睹已學者道之未明而務擺落古人之形跡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反爲浮誕惰縱者之所托非先生以身維之寧知其敝之所底哉先生得年八十有一以萬曆戊戌五月廿有四日終于正寢明年十月七日予書言等

將葬於利陽鎮之白石塢以元配沈安人祔焉於
是持諸門人所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余不敢忘
先生又曷敢辭先生諱桂芳字景實學者稱惺堂
先生爲人風骨巉巖鬚髯如戟望之廪廪不可犯
先是嶺表鄧公德昌陳白沙公弟子也以其學授
傅公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傅一見奇之曰子無弟
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
生懽然異其言益嚮學之意自此始嘉靖癸丑舉
進士交於羅惟德耿在倫兩先生而於歙又與錢

公同文爲齋講於學者日力在留都六載時譚者
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性
嚴重苦確壹意內修而於成就人材則亹亹無少
勌久之爲守羣郡士民而造之旌別淑慝具有法
程盜魁四十有八人咸自歸爲善士曉罷宦巖居
監司二千石延爲閩郡師多士聞風嚮臻一時爲
盛余所知如李君曉夏君子羽龎君靖潘君士藻
祝君世祿陳君之可嚴君而泰陳君嘉訓其最著
者也當是時儒者立貪者廉顓蒙者達其爲法嚴

而信為道久而尊嗚呼盛矣先生學以知恥為端以改過遷善為實以親師取友為佽助若夫抉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卒能抗橫流衛正學令人不蹈於空虛而卓然知行誼之可貴其功詎不大哉先生起家歙縣令徵為南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司運使以歸所至省征徭崇孝義正風俗鋤姦貪權貴者謂其矯激而士庶悅其貞恣橫者憚其檢柙而善良豪其惠因循者難其尅苦而賢豪嘉

其志先後兩見論斥皆要人所唉方其氣勢赫赫先生視之若無覩守己捍民峻拒其求旁側爲之股栗先生自如也語載譜狀表傳中不具論先世系出溧陽侯崇徙餘干再徙鄱陽考諱某邑諸生以先生貴贈某官妣章氏贈安人配安人沈氏繼鄭氏皆有賢行以助成先生之學爲多子書言娶劉氏書褒娶羅氏孫稽古貢士華亭縣丞采古和古秩古稼古秉古孫女四曾孫祝男祝壽祝富祝冊祝祚祝萬祝永祝社祝華婚娶皆士族憶余弱

冠未知所嚮往先生不難折節下之始以程秩相
梯接耳已而意其無迕也乃徐引之學郎今稍知
自立非先生其疇開之故追師先生而竊附於門
下士以此銘曰
允矣先生文儒申申孰知其勇超育邁賁人以勢
怵我操彌篤人以利回我白不辱權姦剥下虓虎
不如守道捍民莫卹其軀狺狺噬人好佞醜正出
力以擠大用弗竟位則有制道不可窮投老於家
四方嚮風匪直也士上下是咨有直有曲繩之墨

之華繁實寡綠聖不作一奮自躬示以矩矱事功
之盛眡世行蔵學由乎巳久乃茲光石塢長歸有
嘉者偶銘以昭之千載不朽

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

公墓志銘

公諱良幹字以寧拙齋其別號也先世歙人徙涇
之渣湖八傳至世貞公生五男子二十五孫而諱
瑞者以正德戊辰進士起家御史需綠是以族望
于涇世貞公第四子容公高祖也容生臻臻生膺

爲生汝金爲汝金以公貴贈河南左參政而金尤有隱德見許文穆公所爲志中配畢淑人生公公生軒偉有奇氣兒時甫就塾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卽識而欲放行之已屹然負巨人志矣少長遊郡校老師宿學咸歎以爲才嘉靖辛酉舉鄉試與文穆公同門因訂交焉遭畢淑人喪哀毁踰制於贈君不釋帶而侍以其間開門授徒爲甘毳資授室兩弟仲丞世又爲婚嫁其子女而淑人朱碎纑助之爲孝廉十年不自名一錢也公既以孝友聞而

尤篤信文成之學緒山龍溪兩先生皆文成高弟
御主道盟公寔師事之共倡會水西若貢受軒沈
古林査毅齋三公唱于和喁不啻塤箎然公三舉
不第陶汰于師友間而養日邃迨辛未始同世父
定肅公舉進士時榜首爲陽和張公而南宮舉首
則定宇鄧公公因締交互有所聞發初授戸曹權
稅崇文門眎例簿多不均欲有所更定不便者因
以爲謗司農王公難之公毅然曰事顧是非何如
耳至於利害某願以身當之王公爲之改容卒請

于上如其議自是曹中議未定者輒就公決章
疏必屬公視草矣退食之暇偕張鄧二公及海內
諸同志孳孳討論如在水西時已丁繼母艱起補
戶曹旋丁贈公艱已卯免喪復以原官榷稅河西
商旅爭歸之課反逾額又爭搆祠俎豆公公聞亟
以直易之為齊賢館美金二百餘緡儲之篋庫或
曰不虞後來者乾沒乎公曰吾求無內媿耳且人
之欲善誰不如我已晉郎中秩滿出守越越故文
成之闕里也公至首復稽山書院建仕學所日羣

衿紳講肄其中嘗曰諸君以學仕而我乃以仕學其學一也公業子畜其民所當興除者不難排羣議而肩之於是有三江閘西陵海塘之役三江閘者郡水所由蓄洩也久圮不治公議建之功成而所灌輸者萬頃西陵塘嚙于水溺民居無算築之潮暴至石不得立公爲文以祭潮不至者三日人讙以爲神二事見張太史及溫中丞記中越自宋迄今垂四百年靡志之者公屬草張太史及月峯孫公而志成歲當大祲寬賦減徭首捐俸爲郡人

倡令富哺其貧而貧爲富守爲民兩利由是越中
安堵當事者傳爲閩省賑法公故殫心于理至是
守越者六載居恒嘆曰守乎守乎守介上下間欲
爲而上不與則撓欲爲而下不與則壅安所得爲
令樂乎使爲令而得行其志即終老可也已轉蜀
憲副會大計忌者力擠之中丞滕公爭之不得調
黔中黔故僻陋公治益辦或怪之余曰是吾所欲
於蕭公夫近則奮遠則以怠非知德者也公以余
言爲然會當慮囚囚乘間謀越獄憲長稱疾不出

公亟往諭之乃立定又以黔爲文成過化地從吏請指使刻文成録詔多士而代之叙尋叅政大梁梁若河决若歲祲　上遣光禄鍾公以内帑金賑之饑民靨至疫癘且作公分地以處具饘粥以食所全活視越爲多巳贏贖鍰三千金言于直指易穀備賑如耊令巳秉憲晉中蕭僚貞度制府王公重之特薦爲填撫一歲而遷梁右轄三月晉秦左轄秦地邊虜芻粟浩穰宗禄及　上供袍服往往溢額公爬搔按抑之而兩璫適銜中旨至公一切

裁之以法會劉有源者怙璫勢捶士至死公立具
狀請兩臺籍奏之論如法兩璫佶佶思噬公竟以
無所拾短長而止秦人以是欲得公撫遹甚而公
以入計行矣司功方報最或以晉事糾公主者重
違其意再議調公郎授牒以歸至則分金贍族子
若姪授田有差仍割腴田爲義莊如文正公故事
竟兒時志也治冊一若古人所謂浮家泛宅者欲
遍訪東南同志以所學印證之未果而公卒惟公
禔身爲政大畧可紀者如此可謂賢於人矣查君

友知則言公然而人或不然乃謂之賢云爾公未嘗以爲逾人也自學失其真往往矜標奇以動俗雖歸之輔教警世而無當於中道公得之龍溪龍溪得之陽明先生斷然不爲隱怪與遵道者所眩惑所謂中庸而遯世無悔者公既知之矣葢其言曰行不從心爲矯言不由衷爲詐此自托於人僞爭須臾之譽耳非道也又曰學不可有執伯玉行履至見信於婦人行年五十而乃自知其非也知非而後能化噫公之所造此不可窺其崖畧也哉

以故平生闇然自修絶不爲危言瑰行以炫世於義弗安雖在勢處顯不爲屈隨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自昔修士才臣未乏人也而篤信好學卽聖門以爲難如公雖謂之信道之篤可也所著有四書臆說家乘關志及詩文雜記藏于家生嘉靖甲午十月朔日卒萬曆壬寅四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九配朱氏封淑人子四長思似舉辛卯順天鄉試娶焦職方女繼娶趙次思修次思倡皆貢士思修娶 伯女思倡先卒娶鄭㕘知女季

恩作縣學生娶趙中丞女孫七人之龍似出之豸之豹之貘修出之鵬倡出之騏之驊作出恩似箸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公邑合山之原手述官閥事行及公門人葉侍御之狀徒跣來乞銘余知公審矣不敢辭銘曰

惟性於人㥯以愊降而下衰混沌蝕既隱若怪事魁崛人之君子乃天賦惟公闇然順帝則罔生勢然不失直神徂聖伏道否塞我爲標之示遐躅後有攷者眡茲刻

南京戶部江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華君墓志銘

三代以來自孔氏聚徒洙泗之上師弟之名義始著其時顛沛流離相依而不去及其歿猶低佪留之守其教而不敢墜可謂盛矣嗣後惟漢之經生謹守師說有古之遺意以觀於今若華君貞季殆其人非耶君諱復元貞季其字常之無錫人弱冠爲諸生以孝讓聞鄉人賢之會余師耿在倫先生持功令至以古學進多士疑信者方半君獨當於

心曰此眞吾師也自是三十年步趨言動卒以先生爲程先生爲少司寇及總南臺君從遊日久筌所聞日篤每片言落紙手抄口誦朞旬日而滿國中惟恐其傳之晩也先生殁爲畫像於祠率弟子以時誦肄無少怠又爲位衙齋出告反面如其嚴君然其在京學若辟雍壹以先生之教教之先是有持異說者先生以爲憂君佐先生排之力或言三教一也何自分別爲君曰三教而異也吾崇儒爲正也三教而同也崇一乃崇三也聞者以爲篤

論君以明經起歷應天府學訓導國子監助教兵部司務戶部員外郎郎中五仕不出南都所至有能名而莫久於司訓時君意勤語和容貌溫然士知君之愛已也委心焉君亦自喜爲甚至今知名士爲君獎養成就者爲多晚奏績北上謁孔子墓而南嘆曰吾少讀聖人之書長從耿先生游聞聖人之道今老矣又得涉洙泗瞻闕里見聖人之居平生志願畢於此矣亡何感末疾卒君生嘉靖辛卯十月二十日卒萬曆辛丑七月某日享年七十

有二考諱雲南刑部郎中姚安人楊氏生母孺人支氏子二之褒貢士娶曰周繼曰朱曰尤之裔殤某年某月某日塟某山之原之褒持顧翰編起元狀丐余爲志未就而之褒卒於京師無後以從子璵爲嗣銘曰

維司寇公門閥有爛君爲幼子堂搆增與鄉校國雍仁型義範厥有領聲後先同貫乃領兵曹乃綜計纂戎有緝伍儲靡失筭士也懷恩吏不敢玩何以能然學殖其幹言必稱師惟跡是踐在人亡書

守而無畔子丐埋辭身歿異縣兩世忽焉所識悲嘆何以慰之納銘幽窀

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吳君暨配宜人高氏墓志銘

君諱杲字行甫別號小江世居大梁建炎中扈蹕而南居錢塘明興靜菴公文貴生子怡靜公士寧怡靜公子都御史誠誠長子將仕郎謙將仕公生子松江府同知璿君王父也璿少子龍江公源江西按察司副使配恭人陸舉二子且勝冠矣最後

復娠厭而欲藥之夢一老人擲碩果懷中心疑焉
遂勿藥而生君因名之以志未幾二兒皆蚤世且
弗嗣君生而姿貌魁秀六歲從憲副公之燕見滄
葊公見而器之以長女字焉君為文爾雅篤行誼
年十七當省試歸自閩而郡校士已竣應遺才試
合浙士二萬拔四十人君以第三人入棘名駸駸
起試畢補錢塘學弟子員是時茅公許聘女卒宮
保高文端公以女歸君君生十九年而宜人十七
耳兩人皆貴家子急赴義好施予君又好客客之

般相躡也而脯飽漿酒無不取咄嗟辦者宗姓中表有弗給歲時遺之粟若帛或一再至囁嚅不敢言兩人心知之先爲發端務令厭其欲以去友人孫先墓併於里豪族一二寠人業頫首授券矣孫飲泣以告君劀槖立贖之以歸乃已沈某輸粟入冑監至都而病逆旅主人無留者君延與同舍湯𩜹食飲卒躬致之而竟以病劇欲歸貲且垂竭君緘數十金授其幹僕曰歸而主立恙以金授吾家不且可以代䞋也抵京口而卒後事賴以濟毛某

名家子于燕從君游病二載而赤貧一椽蕭然僧一妾一穉女以居君憐而衣食之久之病不可起一椽復質毋錢家收責者數姓相閧也君爲散金代償之毛感泣叩床請死以妾供灑埽君拒曰是尚得爲人乎不數日死君爲治調凶事而厚歸其妾若女于家時君從高文端載而北輸貲入太學與以待試也歲癸丑憲副公致政歸君乃還率其配候起居奉杖屨日擊鮮爲樂猶慮不給而又廣延客客善彈碁者工繪事者鬬雞蹴踘者皆令畢

技于前葢十年如一日也戊午陸恭人卒辛酉憲
副公亦卒君哀不廢禮喪葬咸庀先是辛酉當北
試君戀戀子舍不欲往憲副公曰若𢙣我耶吾固
健匕箸若何憂君行而公疽發于背宜人躬湯藥
籲天祈代迨卒且葢棺宜人泣請少緩之以俟而
是夕君至得親爲含歛聞者益賢宜人且相詫四
千里而逢那得懸合乃爾葢君于徐沛間聞父病
乃兼程七晝夜抵家人咸謂孝感所致云服闋復
當北君且倦制科業矣會江陵相者憲副公榷荆

時所識拔士也少與君同學相善至是重用事數
以書召乃促裝往赴之因得以中舍給事殿庭先
是高文端逝宜人哀毀得血疾然閟之恐滯君行
也行後病益瘁而歿君聞而哀之乃請急歸營葬
事而又念宜人不爲更娶杭人益兩賢之甲戌秋
穆廟實録成賜白金文綺宴于儀曹丙子與修
大明會典丁丑秋　世廟實録成陞大理寺評事
賜白金文綺庚辰春題誥勅房辦事充殿試彌封
官辛巳題兼翰林院典籍是歲以冊封諸嬪禮成

賜白金一鎰大紅雲羅一表裏先後贈憲副公中憲大夫母陸恭人高孺人丁亥大明會典成陞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宴賜如初庚寅五品秩滿階奉直大夫贈高宜人尋又以累朝訓録成晉陞郎中加四品俸癸巳陞光禄寺少卿甲午進呈玉牒仍以少卿加正四品服俸其間蒙恩賚者十七賜宴者九扈蹕者再陪祀者十皆異數也爲人馴謹然當大事則慷慨有節槩方江陵盛時貴倨甚慕者爭求交驩君爲之地君謝不顧公庭長揖外不

輕詣其門間一燕見寒温數語而已以故有辟遠
權勢之譽而亡可摘爲怨後數年江陵蒙譴親舊
率以株累去而君自如居恒深念身扼一第非砥
行無以自見坐是周旋數執政雅操無改然亦以
此當執政意深相引重非如他簿史愼唯諾而已
文淵閣者　上所蔵圖書府也　高皇帝諸御書
在焉日久半爲蠹蝕君白諸政府擇之得四十紙
裒而成帙爲疏以進　上嘉納之閣欲盡覽　累
朝實録而索其副于閣臣君曰故事正史尊藏禁

中而異時纂述惟副草是藉有如乙覽未周浸致
遺軼後將何稽乎聞嘉靖初亦取諸閣臣嘗别録
以進今宜先録永昭二史其他經進者可仍也政
府訊前事良然及詢嘉靖初所進已烏有矣由是
益重君識御史某言事切直　上怒欲逮杖之賴
政府救得免而給事中某上疏語益切疏且奏呈
副封政府政府曰是累　主上之明而益御史辠
也疏省必震怒并杖兩諫臣如國體何爲召君謀
之君曰封事上未曰上矣欲疏請解乎曰然君曰

今日爲某御史解明日又爲某給諫救亡論召厭
取怪得無重　上疑而謂下之相爲儿也請往見
司禮止前疏無上政府大喜即趣行乃越重關達
直舍備言諸公保全直臣意諸璫有難色君持論
亹亹數千言氣愈壯乃得發前疏歸報政府政府
曰微君朝廷又多一番事矣乃舉手稱勞者再其
他所排解多此類歲乙未君以年至乞骸骨歸里
于是益捐俸貲𡨥舍且遍施宗人而尤倍于窶者
平居杜門不出公庭自鄉飲讀法外跡如埽也而

顧喜賓讌每花月之夕簪冠野服秉筍輿行園圃
集親知驩飲優伶雜沓子壻次第捧觴上壽如是
七閱年而卒得年六十有九子男六長大嵩爲伯
氏某後次大山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次大律大
崙大尉大岑大葎大崙郡諸生女二適周大穀錢
養庶皆舉人孫男三遠觀逵大山將以辛丑某月
某日奉君與宜人葬于能華山之塋而先期走金
陵奉狀與幣言曰惟子之習于先大夫也敢以不
朽請余往遊館閣間月與君接覩君温然長者也

而心敬之君甫歸而禍搆中起良夫退舍益信特之不可無長者已是其可辭銘曰
噫吳君何儻俶攻非文揚芬郁卒致身游天祿維柄臣實推轂近不膩禍轉福疇能然識則足況淑媛相隨厲義而聽善且告生齊　死共域何以塋龍山麓我爲銘志陵谷千萬秋名不沒
茂才盛君伯年暨配徐氏合葬墓志銘
君諱敏耕字伯年先世姑蘇人國初徙富人實京師諱全者始占籍上元全生榮榮生經經生鸞鸞

生仲交先生時泰博學宏詞擅於當代配沈氏侍
御韓峯公女君考妣也君夙賦異材丰神韶秀戲
同竹馬見苦李而先知歲在珊車問楊梅而即對
矯矯然楊氏之龍文謝庭之琪樹矣兼以器業之
敏無煩就傅朱穆力學中食忘餐延篤躭書借本
輙諷是以節陵遺策汲冢殘編劉歆之七略九流
張華之千門萬戶無不因條得葉望表知徑間相
與執銅斗以辨年指巾箱而隸事余嘗愧君君不
余愧也年十有四遊於黌校君父方負盛名居京

葦一時綴學摛藻之士汗簡懷鉛之客靡不聞風
響臻賔席常滿君以英年叅其高詠抽學筍於三
餘挺詞鋒於百戰四座㦃然咸爲詘服當是時聳
修幹以凌雲摶積風而運海豈足道哉乃豹文長
隱狗監不逢君輒斥棄俗芬澄懷觀道始跌宕於
玄津終激揚於白法駸駸乎覩三門於鏡象悟一
乘如掌珠矣每山水之遊風月之夕或我疑而君
啓或君問而我荅衡檣旣設金湯斯闢一時之樂
謂足千載而稟命不融有涯先謝惜哉時萬曆戊

戌三月朔也距生嘉靖丙午正月望日得年五十有三厥配徐氏同丙午生在家爲女士佐君則良友傾筐倒庋延逸少之客舉桉齊眉修德曜之敬慟君之亡遽成沈錮後二歲卒是歲某月某日合壟於孝義村起鳳山之原禮也子振之葺君遺草爲軒居集若干卷并仲交大城山集以傳且排纘事行謁余爲志嗟乎法虔逝而支言莫賞荀君少而鍾委後事車亡輔在老仕壯責寧不悲夫振之郡諸生娶呂氏君長子次揆之娶張氏次大有出

後從兄敏忠聘徐氏女適齊王孫睿熛銘曰
君之問無不知也外王父奇之謂前世所讀之書
君之貧而掩骼也大京兆愧之謂我輩所難之事
蓋其所緼者萬有餘積而欲施者百不一試宜相
識者弔君之窮而詎知其心之大通彼且以生爲
遽廬彼且以死爲瀆癬是區區之遇合惡足芥蔕
於其中也耶

銘

贈將仕佐郎南京戶部司務芸莊石公墓志

頌　天子上徽號於　皇太后念朝士大夫皆褒
崇其親以風示天下於是南計部司務石君霤得
贈其父芸莊翁如其官寔始稱贈翁云贈翁業以
某年某月某日塟某山之原至是手肝胎令丁君
汝彥狀謁予爲志銘按狀翁諱某字某芸莊其別
號也先世居遼左高祖某從戎于貴之永寧家江
安至某還衛城以勤儉積貲起其家子寶領鄉薦
仕至州刺史四政皆有能聲滇之太和鄰之安陽
以名宦祠祀之不絕配駱氏生贈翁兄弟翁長子

也爲人彊直而高曠慕古陶彭澤之爲人雖家四壁立靡一日廢酒然最敦孝友父别駕永州歷洞庭夔峽往省焉間持禄美歸佐之則蹣跚負重繭足走長途靡屑越一錢男女弟四人撫之皆盡恩意家事一切倚以辦不使爲弟累也嘗從父釆木涉巨浸會風濤作帆張不可收翁挺身出死力落帆舟乃獲濟間往反滇雲有女乘夜來奔者嚴拒不納其大節耿耿類如此久之刺史歸時奉酒食前倣昔人斑衣戲匍匐以娛其事繼茹苦無所言

即臥氷衣廬不過也凡飲必偕諸弟乃盡懽居恒
好倜儻非常之節言必準古鄉人或不類必援大
義面判之不少屈於人以是乏鄉曲名然必腑洞
開情意獨至其於鍥薄罥紛機變四出不一掛目
也囊橐故不充數費於婚喪賻贈閒家益落未嘗
以爲憂而酣燕自如其自托於古任達者流不虛
耳生嘉靖甲午十二月十四日卒萬曆癸巳三月
某日得年六十配郡伯羅公長女子男三長曰渠
增廣生娶丁氏次即需娶陳氏季星附學生娶羅

氏女三嫁百戸丁世芳盱眙令丁汝彥諸生陳經
夫贈君舍眞蹈義隱德不耀以有計部君計部君
矢志飭躬底懋厥職揚於王庭以知有贈君　明
主因心廣孝褒及幽遠而恩命行焉計部君擬録
其副焚諸隧道室中之主易新題如儀而攉志石
未備無以光昭　君賜而没先人之德也故丐余
爲銘俾詔後人以教不忘余念明　上恩易有位
史職也故具列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有美石翁訖曰不學人就其華我居以樸游何有

鄉飲不汲泉酒德自家其天者全入貲爲郎雅非翁志　璽書焜煌乃以子致　恩階自天聲載於人曷慰爾後刻石墓門

王東崖先生墓志銘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徒幾中分魯國故海内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子東崖先生推衍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絶蓋以學世其家有以闡天下而風興世可謂盛巳先生卒於萬曆丁亥十月十有一日迨今十九年

墓未有銘先生兩子以屬余則曷敢辭先生諱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上世家姑蘇諱伯壽者徙泰州安豐塲家焉五傳曰國祥曰仲仁曰文貴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艮字汝止號心齋先生父也毋吳氏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先生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

娶巳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縣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先生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與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真州葛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

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
天臺耿師嘗晤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
得君自謂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
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
余師大賞其言定爲石交云至金陵與多士講習
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余友楊道
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
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
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

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顏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

共不得乎樂也云爾先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先生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淩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先生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贊講學語不

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七葬塲東之新塋配吳氏繼方氏倪氏子之翰之遇之麒之麟之美之文夫先生之材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盖自悲齋絶去利祿壹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愛益爲深輒不揆而爲銘銘曰

其密也蠖屈其動也龍變身不離潛其用則見如川之至如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興以開厥後人

李隱君元美暨配孫氏合葬墓志銘

隱君李姓名芳元美字也先世長垣人靖康中諱堅者爲集慶保寧威武三鎮節度使堅生世榮以團練使防禦太平州因徙家焉世榮生玠觀察使玠生慶祖承節郎監江州酒稅慶祖生叙文學伏一時碑版之文照曜遐邇終太平路儒學教授子

二曰習曰翼　高帝自和陽取釆石習一見知其真主率徒陶安往迎之　高帝曰吾得太平爲根本非習莫守挈安詣金陵而習留守太平卒于官翼魁江浙行省爲熊朋來鄧文原胡長孺諸名碩所知從遊每數百人除教授不赴自是仕州郡史館編修者不絕皆以文儒負盛名至隱君年十歲始就塾不肯竟學也爲人魁岸有氣綜農圃方技家言性善酒窮日落月坐客呶呶宣臂相徊然無敢加隱君者世隸縣籍諸父鼎謀牽挽入戍乃移

居里之泉塘村盡以故廬瘦田推與之無難色邑
有蔡村川原幽邃隱君心樂之父析箸給隱君瘦
山田直僅百金隱君因售田而徙蔡村始至屋數
椽田數十畝耳會大浸四望莽决復迫徭賦盡棄
荒土而逃隱君乃鉏荆榛誅茅髙大出財以墾田
外爲長堤帀之水不爲害亡二歲三百餘家以此饒久
之逃者反隱君嘆曰利不可專衆不可犯吾知所
以處此矣乃以墾田盡還諸逃人於是隱君之義
聲暴一時矣居恒哺飢者槥死而無歸者又繕梁

除道建塋諸義事非一收責弗至多焚券不問人
人不忍負隱君坐此家累數千金隱君顧與力作
同甘苦老身長子孫無文衣兼珍之奉也歲丙寅
子儉推擇爲諸生始冠儒冠隱君詫曰孺子冠何
易之亟耶然隱君獨心喜於是進儉而語曰自予
先人樹功名於草昧之中代有聞人今絕於予乎
小子勉之夫身無顯晦唯德則立秩無崇庳自強
乃榮小子勉之儉終身佩其言隱君配郭氏生儼
甫四歲孫撫之與離褁不殊佐隱君治家督農蚕

作宴罷未嘗一坐而飯也而又樂施予有求於隱
君或予少輒曰予人矣而令其怏怏與無予同事
有不平必宛剤之於僮僕榜笞欲下母傍解多得
釋去至督儉學則篝燈達丙夜不輟也焦子曰儉
幼刲股起母疾耿在倫先生賢重之自鴻臚序班
丞嘉興薪米壹取諸家邑以廉明稱夫資教以成
理則家國成隱君夫婦厥有賢子宜哉隱君生弘
治丙辰三月十六日卒萬曆癸酉五月十三日年
七十有八母生正德甲戌五月五日卒隆慶辛未

四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八子儼娶趙氏儉娶戴
氏繼楊氏女三壻爲鍾秀胡宗武耿宗周孫男五
茂林茂材茂相儼出茂本茂根儉出茂本郡諸生
曾孫六啓爌啓煥啓煒啓炳啓燿啓燮儉先後塋
考妣唐凹山之原墓宜有銘銘曰
古徽華胄八世其昌於美李氏有聲靖康握兵拊
民重珪累組當勝國衰乃識　眞主姑孰崛興大
業肇茲開天首郡乃以畀之文苑治蹟世熾而隆
嗚呼元美乃以隱終鹿門之游儷德齊齒孰知公

侯必復其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庶幾族之刻石

墓門

養閒區公暨配易碩人合葬墓志銘

余已丑舉南宮與嶺表兩區君同籍叔中允大相季侍御史大倫並以材行擅一時於是嶺表鉅貴族咸推轂區氏而余友潘去華獨推本其尊人郡丞公時時及其隱德也嘗私草其事以示余久之兩區君手王父養閒公狀屬余爲志銘余益知區氏世德所從來遠矣按狀養閒公諱琳字其先世

居南雄珠璣巷宋南渡時朝請大夫某者徙端之阮埇八傳爲樂澹公某配陳氏公其第六子也幼英敏絕出書過目成誦十歲能詩一日之舅氏所命賦競渡詩了不容思辭義超詣四座歎焉弱齡失怙事母以孝聞定省暇博綜羣籍亡何補高要學弟子員以文高常冠諸生於是鄉人士靡不出公下公亦自謂鄉人士莫已若也顧屢試弗第及癸酉復試公夢梓楔樹於門意必第矣已乃竟弗第公仰天歎曰是夢何爲哉其在我後之人耶審

爾何必我輒謝去不復出時年三十耳聞者詫曰
公何爲者垂成而喪厥功公曰若輩安知予哉夫
豢我者戕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且二者固
不可必吾日拮据於不可必之塲以摇精而汨形
去大道之程遠矣因號養閒以見志雅慕邵堯夫
爲人所爲詩與擊壤集韻度絕相似達者喜稱誦
之遇佳山水低徊不能去居恒澹然無營聲色勢
利秋豪不以入其心鄉鄰有鬬閧豪居間不能解
得公一言無不俛首聽者其服人如此㝷居語笑

讙譁不可聽就至不言而飲人以和又令人意消也當諸昆日事家人產公笑指其子曰此吾貲耳公之托以竟厥志者自在眂人挾其有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殁者其淺深何如哉配碩人易氏新會縣人父居敬母某氏碩人事陳太君敬如其母而事養間公如事陳太君接妯娌甚和亡幾微忤於言面減獲即甚怒不加鞭笞每戒諸子婦務容忍毋校短長然疾病凶札則調護經紀之不少懈歲飢里媪至必輟食餔之稱貸者量所有資之

不責報也故環區氏而居者頌碩人德丕裦子四
長盈次益即郡丞次寧次盒盈生太始大亨益生
諸生大標舉人大樞次郎大相大倫盒生諸生三
錫三聘孫曾以文學名者彬彬未艾云公生成化
癸卯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乙未十二月廿六日五
十三歲葬南蓬嶺葫蘆坑之原碩人生後公一年
嘉靖丙寅十二月十日乃卒八十三歲踰年启公
窆而合焉禮也曩郡丞公以名德自顯嘉隆間而
中允侍御復接袵而起鬱爲聞人語云期年樹穀

百年樹德以養閒公徵之良信夫公夢寐中覩棺椁之形一再世而卒驗蓋天固定之矣銘曰

種有弗蒔耕弗穫力不逢年道絕塞未試而踐保淳白獨留其贏俟來哲子孫勃興久彌烈千秋遺蜕閟玄宅石可泐兮名不滅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二

墓志銘

陳母姚孺人墓志銘

番陽史惺堂先生爲南憲部郎與余過從輒以古學相規盍余方年少氣壯不可檢柙得先生嚴事之志始有立云歲己丑先生鄉人陳君嘉訓同余舉進士君循循雅飭無一發言舉趾之過余心異之旣問知其有史先生爲父執又知其有賢母也歎曰君之能自匡持有自哉時君念母切日夕計

歸省而訃適至君痛慶絶甦則晝夜哭同舍者至不忍聞從之他所余往唁以大義譲之君乃勉强收淚扶病奔歸越辛卯十一月十日將葬母堯山之陽屬余志而銘之而勉以史先生之言噫是其可辭按狀母姚氏邑東關姚翁漢之女故文學陳翁龍岡諱尚節之妻文學嘉猷嘉謨進士嘉訓之母也初龍岡翁事繼母以篤孝聞久困名場能不以貧窶輟學母寔佐之龍岡殁教三子學皆就乙酉嘉訓舉省試第二人親黨往賀門庭晏然如常

時戒其子非讌當塗勿舉樂優伶輩勿以入門亂家教其識大義如此後五歲嘉訓舉禮部捷聞母病臥嘆曰歲大歉衆方愁餓吾能獨樂乎其以讌會諸縻費易穀賑饑人吾願也又語猷曰聞充賞者卒雜以僞金無益事實曷少寻之便聞者感服平生中饋紉縫之勞不以老廢子婦諫止之曰此婦職也視隻字墮地亟取焚之伏臘祠祀親之唯謹與人慈而好施其天性也嘉訓自爲孝廉禔身斬斬不欲菡時俗事干謁一日獨念曰母老矣吾

即不能致甘毳如自潔何毋闕而訶曰善養養志若乃不諳吾志乎哉故訓終樹立不以利自黕葢禀母教云嗚呼不靡于流俗而知急乎身之義利害窮通接乎前而不失其常心此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可謂賢已母卒以五月四日距生嘉靖壬午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八女一適太學生彭籌塯嘉猷娶張氏嘉謨娶張氏嘉訓娶王氏孫男一寧一望銘曰

詩始關雎士靡不知孰能其家中外勿違流風日

須獨義是好於維母氏孰輔而告有美令子譽髦
湃渠終慰母心象軸鸞書我友其子寔懷壹德作
詩孔哀質于幽刻

李仲良繼室阮令人墓志銘

余兄伯賢先生爲人清謹不妄許可生女絕愛憐
之故於選婿爲兢兢久之始得李君仲良子惟中
既成婚惟中從余兄讀書往來余兄齗齗自樹不
以禄利爲規誨弟如世俗之旨而已者故惟中器
識日進卓卓非凡子矣今去之二十年所兄女既

中天又余兄若嫂且相繼即世惟中乃於余曰親
埜有臭味之似焉非獨以子壻故也惟中秋九月
十日罹毋阮令人之喪余往弔之未幾惟中自爲
狀偕其兄弟五人詣余曰不孝將奉家大人之命
以十二月十九日葬毋蛟山而冀先生之哀而銘
之噫余知令人稔矣是其可辭按狀令人姓阮氏
先世有仕至馬湖守者曾祖舜樂自臨江徙金陵
父時配毋龍氏辛卯八月十有三日生令人先是
仲良元配朱氏盛年未舉子夫婦輙以似續爲憂

乃謀聘迎令人側室令人生裁十五年耳而縫紉
酒漿橀賓滫瀡不習而能語默定動凝然見者卜
其遠器又五年朱殁仲良謂可中饋主者無適令
人乃告於祖禰立令人爲繼室中表姻戚無不嘖
嘖稱得人而壺内之政一以付之矣時仲良方靡
著鬻財於外家有垂白二親令人曲事之得其驩
心以故仲良無内顧得以專意積居與時逐而令
人又爲之躬掾筦籥轉移節縮卒之化約爲豐而
貲力之雄稱至輻輳比於素封則令人佐之也仲

良昆弟間多藉藉口語令人調護之不以細故傷
巨倫久之諸子生相屬方毀齒且旦洗面束髮衿
紳之趣使向學書出从先生家塾夜歸就膏火親
課勤惰不少貰故諸子不以懺怠誦習詩書之業
日起也令人甫五十睹家政井井就緒諸子學向
成乃物斷瑣細齋心禮佛以思所謂西方淨業者
孰意其遽止此哉令人顏如渥丹豐肌鬒髮望者
知爲壽徵而雅多疾今年夏以仲良抱危病旦夕
扶侍憂悴交懍宿疾遂作而不可起矣惜哉曩余

兄女歸寧道令人温温慈愛御臧獲不聞叱咤聲
乃其子从賢士大夫遊類稟之母教又庶幾愛而
知勞者嗟乎代夫之養振業之圯以義豐家合其
孝慈婦人之恒德也獨剛也而柔剛之啇也而儒
剛之者學若飴終篤而子令其有聞則識過其材
所謂非婦人之恒者茲其驗歟昔雍門子以哭見
孟嘗君孟嘗君於邑欷歔不能自止余哀兒伯賢
若兒之子也慕於令人之亡有深感焉強爲之銘
銘曰

旬五踰七閱歲年也厥字仲艮長十有七粤所天也男子五人應春應時應芳應和應元詵詵振振繢其先也曰春曰時卒業辟雍而和若元京兆諸生文學傳也長娶於揚次余兄女吳王繼之而劉氏湯氏張氏娣姒連也女子一人夫管齊朝年差肩也有孫志英又曰志嘉嗣將緜也噫茲其所以爲賢者也邪

封孺人任室孔氏墓志銘

語曰知窮之命知通之時此兩言者薦紳先生猶

難之往歲　天子妙簡耳目之臣中外秩滿者咸
側身俟命洶洶如不及余同籍任君勵卿獨澹泊
自持如身不與也者余灑然異之事未定君配孔
孺人以產暴卒又幾日君補南户科給事中將扶
櫬歸以歲甲午五月十三日塟先舅姑之次乃詣
余泣曰余妻非有德善可紀也憶旬日中銓曹推
擇余同官人言籍籍孺人曰此有定命即不得美
除當愈牛衣時耳且失身與失官孰重余遂藉以
無動今言猶在耳而余妻已矣悲夫太史其憐而

丐之銘余聞而愈異之爲按狀孺人兗之闕里人
大中丞任公瀛之婦澤州判孔公彥述之女今給
事勵卿君彥蘗之妻也初中丞公得子晚且賢其
才求婦之可與齊者中外親戚曰澤州爲尼山後
其子女悉嫺儀法爲公子擇婦莫孔氏宜于是孺
人年十六而來歸歸三月中丞公殁孺人相勵卿
治喪一禀于禮事姑胡恭人扶侍者萬方中其歡
尋亦卒當是時孺人與勵卿之髫稚也中丞之詘
于家也乃孑然當戶先後兩喪無爽禮歲時伏臘

涕泗漣如人尤以爲難中丞公既以清白貽後勵卿俛首弟子員生事日落孺人盡出奩具佐饔飧時時絣絣洮佐勵卿讀夜分燈熒然相對曰若書誦與女紅孰多意以從吏勵卿而就其業也及勵卿拜中舍都中煩費不皆問稱貸以給孺人必慘容止之曰將安取償乎不然豈其負貸也以故勵卿雖通顯迄無改於素業云孺人先以勵卿中舍最得令封手雲錦之誥冠塡而流珠不以色喜生平口不識甘毳身不織紈綺卒相其夫鬱爲國器

孺人之力居多嗟乎去貧速者居富必奢方賤趨者當貴必泰孺人以閨房之秀輒能道勵卿以定命望津要而不華甘恬約而靡悔非丈夫之見不能雖勵卿之賢不因婦言決策然視北門之交讁賢不肖可同日道哉嘗覩世之薦紳有一釋褐即飾車馬擢閭巷及見擯于清華則溢氣坌涌奮臂而爭雖其人婦而鬚眉亦牽於兒女之情難自割耳語云以明扶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繇此觀之雖謂勵卿之賢以孺人扶之其亦可也

孺人生嘉靖丙辰十月七日卒萬曆癸巳閏十一月十一日年三十有八子二長純忠聘鄉進士李鎧女次敬忠女三長適儀賓張君夢符子所養次許聘潞安太守張君子忠子允泰次幼銘曰

相厥夫夫以昌育厥子子以子殃禦窮者誰歟弗丁厥祥勅石千秋兮嗚呼可忘

太孺人陳母勞氏墓志銘

母勞姓浙山陰人少爲令女父母擇所歸則無如同縣陳翁石池諆者葢石池翁有賢行好施予於

貧交疏昆弟百金無所吝至是翁配盛早逝毋歸
寔其繼室云翁以貲雄里中酬應紛沓不暇問家
人作業自得毋而門内之政斬斬矣又以其間為
諸子治垣屋百堵並作工匠幾千指毋五鼓起治
爨夜分乃罷朝夕拮据者餘十年石池翁歿諸子
未壯時外應里徭内治生事皆毋獨任之自嫁至
老壽紉縫澣濯饎爨朝夕人多不堪其勞苦子婦
諫止之輒曰吾自安之不為罷也始相翁為德晚
節好施彌甚亥子歲大饑自脫簪珥為饘粥食貧

民死者予之棺以斂嘗食聞丐者聲爲廢匕著輟食案中物盡予之葢慈惠其天性也先是母盛有丈夫子四人母生子亦四人教養婚娶如一郎萊茹殺核賦之必以次人人得所欲無間言季子惟敬生六歲而石池翁病翁撫之泣母曰翁念少子乎我在終不令若無成者翁乃瞑嗣是盡產業其諸兄而躬自菲薄以督之所爲訓課經學磨礱行誼者悉備迨巳丑惟敬舉進士庶幾以成母之意而訃適至嗚呼悲巳母生正德某年某月某日歿

萬曆十七年某月某日享年八十有一子八人某某娶某盛出某某娶某毋出孫孫女幾人曾孫曾孫女幾人以某年某月某日塟於某山從石池翁兆禮也塟之前惟敬持陶君周望狀乞銘余讀魏史見高謙之後毋撫育之過於巳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心竊奇之以今觀孺人豈有異也善乎周望之推言之也均子也而巳出者私均巳子也而少者愛毋獨非人心乎而超然物情獨全碩懿則識能匡欲故也毋之賢於人遠矣是宜銘銘曰

孺人之德慈仁平直能竭其材以善家則是生良
子慰於高堂祿養弗逮榮名則長王延毋于撫如
已生亦有謙之莫辨弟兄有美孺人惟其似之善
必有報天道曷私白日揜暉佳城鬱鬱銘于好詞
永著芳躅

封孺人王毋郭氏墓志銘

計部主事王君述古毋孺人郭氏以天年卒於京
師計部哭之累絕已殺衿衾自飯含之屬凡附身
者冀無悔乃已將舁櫬歸故園而卜葬焉奉傳太

史所爲狀屬余志而銘之余與計部同籍稱兄弟好則曷容辭按狀孺人姓郭氏陽翟著姓幽閒厚重髫齔即知奉母教儀度整整希覩色笑容及長爲父母所愛擇對名族得今封文林郎崇德縣知縣王翁歸焉王雖名族而舅早世家四壁立姑拮据以贍朝夕孺人來暨不厭食貧屏新婦裝壹意練裙疏豆佐素業云事姑恭慎飲食衣服非其手出不以供姑意甚適語里嫗曰吾今日始知爲人姑之樂耳事姑暇輒事織紝機杼聲晝夜軋軋徹

戸外媟黷誶語冥然若埽閫以內米鹽藨甕豉醬醯醢漿注造必時菽粟稻粱黍稷麻麥蓄藏必謹稽出納量羸詘口約腹裁寸積絲累一切倚辦令出不濫而畜常有餘宗鄭姻媪交口賢孺人且以賀其姑之得孺人也久之諸子生且長相其材各授以業不任學者農不任農者學酌古述古質尤美孺人愛之特甚顧其時髮未燥也即遣之州城學問歸省覲孺人亟斥以往不欲以小慈敗義妨殖學功也二子因發憤力學述古以弱冠成進士孺

人始一開顏而笑飭之曰若通籍於朝吾不得子矣試鏡往古富貴者安在唯賢士留其名耳爾其唯古人是程彼鹿鹿者流直身家是營非教爾初心也庚寅述古出令富陽孺人又曰爾今於富陽有民社寄矣吾慮爾於事未練氣未平也勿謂民弱而侮之勿謂事小而忽之勿謂朝廷遠而負之求無愧民之父母可矣述古奉之惟謹巳而述古以考最得封父階文林郎崇德縣知縣母爲孺人巳未晉計部御孺人與封翁如京邸食四方水土

之腴獲冠展衣榮於闕下矣顧儉樸之性無改其素日討諸子而訓之尤諄諄以聽婦言爲戒諸子佩其言閨門雍睦塤奏而箎應未艾也乃孺人甫踰歲二月十有八日以微疾逝矣距其生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三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丈夫子七習古憲古師古酌古述古期古遂古習古冠帶儒士酌古縣諸生述古郎計部與余同舉已丑進士婦陳氏劉氏和氏楊氏朱氏宋氏帖氏孫六仕俊修儼价佶曾孫三嗟乎婦之爲道有

順承之義而已才足助之則其難矣至智足以開其子而爲之端其趣操益其又難也孺人于少而登第無疏戚皆以寵榮爲孺人喜孺人曾不色動而壹以名賢爲瑱規此其識可閨閣之流品觀哉是可銘銘曰

維毋於子亦或多有孰受其成以昌厥後文駟雕軒自貽之究側睨旁闞非遘則偶庭特與羊綠牧與狩我篆銘詩以告他毋嗚呼斯石其勿以掊

雲南永昌府同知簡齋李公配宜人胡氏墓

志銘

宜人文學胡公珊之女奉政大夫永昌府同知李公敬之妻峽江丞莅孝廉蔚之母生正德乙亥某月某日卒萬曆庚子十二月某日享年八十有六閭里同哀黃稚走哭士大夫閔惻弔奠無虛日於壽福哀榮備矣而孝廉君悲不自釋謂宜有以垂久遠而不忘者手自爲狀詣金陵謁余爲銘余則安辭宜人生而端凝靜默家人竟日不聞語笑聲家池巨族璣翠紈縠塡委帷第間無所好也文學

公奇之語毋張曰兒貴徵種種是不可與凡子時
奉政公負詞學有雋名文學公器重之因納禽焉
宜人年財十六耳見者易其少或不詰婦職宜人
顧善事奉政公父毋公父毋靡不悅宜人者奉政
公父爲古源先生從陽明甘泉兩公遊家儀壹禀
古禮他婦女率厭苦之而宜人功容範節自然應
會當是時古源公談經樂道不問生産宜人相其
夫檢料內外籌廢舉權以篤其生者甚均且至而
有矩法其於親所晨具餔夕具糜飲疾具藥皆手

謫而進益兩尊人安奉政公之養者若干年皆宜
人力也生兩子輙爲選師驅之學比督業益厲讀
稍閒輙白奉政公加譙讓不少假顏色故孝廉君
堅決績學一時輩流多出其下歲巳卯舉鄉書而
宜人喜可知也則戒曰爾世清白毋逐時俛仰以
隤家聲孝廉君益自約敕如時人徼逐干請一切
謝不爲宜人則又益大喜客至重觴累俎無不饜
飽去而自奉則疏食菜羮不厭當奉政公倅兗巳
守隨巳貳永昌涖三大郡號最沃饒矣而垂橐受

代宜人無忤色語兩子曰吾豈以二篇傷而父廉
邪宗姻中性行異度戚疏殊等皆剸爲之禮子婦
燕見必整容侍側觀顏色進退宜人亦不以其故
解嚴田婦里媪稍不檢輙屏斥之無敢近而以卹
窮振乏則不限畛域賴以全活者甚衆尤急喪葬
予倌桿以爲常葢孝廉君之狀云爾而孝廉爲人
余乃得之士大夫間嗟乎奉政公未亡而宜人代
之養與誨矣不獨以家能也孝廉未仕而士大夫
信其守矣不獨以文著也是可無銘予莅娶施氏

大京兆公堯臣女蔚娶孫氏縣令公湛女女適吳
大驂章世名汪士謙施鳴謙孫二吾屬本立銘曰
天台之原山迴泉委縈之依依外衍而中美公藏
於斯宜人副之更千百世其勿毀以來福祉

別駕龍岡黃公元配孺人徐氏墓志銘

故饒州別駕龍岡黃公之配曰孺人徐氏徐氏自
國初以軍功世隸某衛父武德將軍敬之母某氏
孺人年十九歸於別駕公以不逮事先姑爲恨歲
時修祀輒爲泫然時居貧奉太公以時羞食飲唯

讀書汛埽沒覺夜則與別駕公一燈熒熒夫讀婦
紡不丙夜不休太公亟稱之曰賢婦云越二年別
駕公舉於鄉越五年而仕越十有一年而歸又越
二十有四年而捐館舍孺人攻苦食淡自少至老
如一日率子婦工紃組不得情佚於諸子教之讀
書而日課其程後子成長諸孫嗣起而孺人亦老
且衰矣亦不以其故而弛嚴諸喪祭婚嫁躬自督
辦皆有法度以告成事於別駕公別駕公不知也
別駕公以拙宦枘鑿於時孺人執翻由敖不爲一

切摧謪語以傷其意人尤以爲難性端重寡言笑
顧能知大體持義蔪然不可動初別駕公得緜州
學正談者盛稱道遠多阻或有尼孫人行者孫人
日惡有數千里外恐不相隨以自爲安乎已而入
蜀蜀中灘險如襆人輙舍舟而陸孫人端坐其中
素波白激衣裾盡濕屹不爲懼居有頃別駕公偕
計吏北上學舍孤懸城外會龍州有薛宣撫爲亂
去緜不甚遥人情洶洶同官輩他徙避之孫人獨
闔戶不去曰有命久之寇竟不至人乃嘆服後自

峽江還次彭蠡夜風浪猝起水高數丈隣舟蒼黄叫呼至不可聞孺人晌別駕公曰危矣亟携孺子登岸吾在此毋俱葬魚腹爲也卒亦風息獲全夫世之以節顯者必要之危難而後見則亦所云不幸者焉孺人身瀕危者數矣執大義而彌堅輕死生而不顧雖亦幾幸無恙而操趣所寄凜凜焉與秋霜比質矣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蓋言難也嗚呼此不可以觀孺人也哉近世士不知自立微獨教衰使然或牽兒女子語噎噎

不能自割者有之如孺人之朗識以成夫之美而
卒開其後人非偶也孺人生嘉靖戊戌七月八日
卒萬曆壬寅六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子應登輩
於是歲某月某日啓別駕公之兆祔焉狀其行以
聑余余於黃肺附之戚知孺人也稔按狀言言實
録也曩已銘別駕公其世系子姓婚娶不復出而
撫其大者爲之銘銘曰
勤禦諸艱底於白首死生倏忽執義靡咎岷江彭
蠡山高水清吁嗟孺人爲婦程兮

兵部職方司主事焦君元配安人王氏墓志

銘

安人寧國涇縣王氏兵部職方司主事同郡太平焦君諱玄鑑之配年幾十有幾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塟某山之原與兵部君同兆安人曾祖德甫守武昌兄岩潭守南安家世二千石安人處里舍𡣕約未嘗以爲泰事兵部君謹甚衣食服御待之而後安夜讀則手治絲枲居其旁以相之蚤夜織作不以寒暑閒或勸止之曰此婦職也

何能坐而耗所有乎其自奉養無敢務豐至以窮來歸者輒分財予之不為秋豪計惜當兵部盛時賓客傾一時自京師至四方多慕其厚既見皆樂從之遊資斧酒漿安人所以接之未嘗有倦怠不欲之色壬戌饑人晝聚剽人而奪之谷兵部君會遠出安人諭曰若等利吾谷將以生也而法掠者死求生而得死非計徐之吾賑若矣大發倉予谷至千石衆感泣而去戊辰春訛言詔選良家女實宮掖士民奔走不暇擇而婚安人獨曰國朝選女

無及宣歙者此詐也止女弟婚不行項之事果定其卓識類如此兵部君旣殁安人教子女有節法書若女紅有不中程輙朴之泣曰吾不及從夫子地下徒以若輩耳以故其子女皆感而有立盖安人富而能勤貴而不驕以能相夫子而宜於家知者以爲過人而安人若有所不及也噫可謂賢已余辱與兵部君同宗知安人行爲稔旣爲兵部君志而仁考復以安人墓文爲請余不能拒也諸事行及子女婚嫁具兵部志中者不復出銘曰

吁嗟安人令儀維則來嬪君子時藝其德有儒兵
部學業章章旋爲大家爵祿寵光俯之仰之承翼
自我於慶有施動無不可梴梴中丘松楸如茨從
君子遊協我筮龜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杜野趙公元配孺人方

氏墓志銘

孺人姓方氏皖之桐城人配中丞趙公學者稱杜
野先生者也公材業爲世名卿其仕不究於年而
孺人既寡後七年年六十有四以萬曆丙子七月

三十日卒歲丁亥葬於縣之白楊冲十有四年矣
子鴻賜過留都手自排纘孺人事行屬余爲志銘
余曷能辭按狀孺人石山處士方翁濟之長女也
性惺惚不羣少聞兄弟輩讀書一過耳輒習又精
女紅婉戀寡言笑石山翁內奇之語媪曰是女必
貴毋亍凡子時中丞公髫年以夙惠著翁一見大
喜曰此眞吾壻也孺人旣歸中丞公舅一竹翁與
汪夫人兩老人在孺人手調漿酒脯饈而進之以
其次佐公讀雖甚貧而能儲之積少人人得其意

一竹翁嚴教子如東濕然中丞一再弗第督過之
甚苦孺人慰解之而徐從慂其就業時篝燈拭几
研以導之竟用歲庚子舉南畿第一人甲辰成進
士授比部主事改禮科給事中尋轉吏科左給事
中馳 恩封父母及孺人公笑屬孺人曰微而力
也不及此今稍足以償矣已中丞公丁艱嚴居六
年卜築鷃林山孺人生田間雅習其事於是率臧
獲課耕紡戒約僮奴無輙入城市即以事之城市
敝屣蹙蹙不知其爲貴人家也一時言家法者率

歸之無何中丞公服闋以吏科都給事中晉南太
僕少卿歷通政太僕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貴陽二年調南京時公年未至孺人輙曰髮種種
矣可再出乎公忻然曰吾志也孺人歸爲中丞公
選勝爲假山地脫簪珥買田其傍曰此有洞有池
可游可泳殆足以老已中丞公益加葺治顔之曰
宜秘時時合鄉長老置酒高會又招延四方名士
講孔孟之學於其中歲課穀數百斛以供賓祭待
問遺寔孺人發之富是時子鴻賜學日進益多長

者遊其入陪鯉庭出從鱣館孺人悉資之無倦色先是孺人出橐裝爲中丞公置側室丁卯舉一子己巳中丞公捐館舍孺人撫其子涕泣曰兒尚未識父也爲之哽咽不能語者久之益摧愛之不啻己出云子二長卽鴻賜太學生娶盛司徒女孺人出次鴻臣娶林僉憲女側室出女二一適太學生方學惠一適方侍御子若節孫一湛之娶齊孝廉女嗟乎事舅姑以孝克家以勤而逮下以慈惠有一於斯足以稱賢矣至於名人勝士勤綣勸勞必

佐夫君子於正學而爲亡窮䂓非婦女之恒也是可無銘銘曰

有儒君子永百秋斗揭嶽峙江河流美哉孺人貞其仇山回水複終此丘太史銘之炯厥幽

宜人何母孫氏墓志銘

金陵爲豐芑舊都人物仕宦冠冕天下其崛起一門重珪累組者葢多有之父子則余祭酒顧翰編兄弟則陳中丞顧司冦祖孫則張閣學沈憲副埔難妻屈中如倪文僖位秩宗冢子岳次子阜並躋

膴仕爲時聞人可謂盛矣若夫三世之中四登甲第如令何氏者殆未之有也意慶門壼範必有卓然異於人者頃之何母宜人殁子湛之采事行爲狀偕弟淳之來曰願以不朽累子余讀之嘆曰此足明何之所以興已安得辭按狀宜人孫處士水亭翁之女藩參龍崖公之配也生而厚重端凝不假母傅而舉止應節水亭翁擇壻得參岳公奇之乃委禽焉是時家亦貧宜人黽勉調治無幾微見顏面者參岳公劬書甚夜分篝燈弗中程弗就枕

盛夏苦蚊虻至投足甕中以讀宜人相對緝紡而佐之寸珥尺紈之御竭其共爲楮穎費不惜也久之成進士筮仕濮州宜人知公持法嚴每退食時時寛譬之得縱舍去者爲多屬當産而難語參岳公曰得無囹圄有寃滯乎輙爲淸出數十人纔聞驩呼聲而兒生如逹矣即次公淳之也尋自方州而祠部而參岳　璽書魚軒之寵宜人與享之而色不加喜自參岳而冀州而被搆歸也窮愁困悴之狀宜人備嘗之而色不加慍蓋公歸久門庭蕭

寂不無瞿公之歎宜人從容解之曰公不獲於一
官而竟其志者命也夫古稱不得志則衡命柰何
求多於造物者爲以間課諸子若孫嚴而有法伺
其誦讀嫖脯勞賜相繼而勑其隋者故湛之等不
獨以文顯而先後居官有治辦聲則宜人式穀之
以也念宗祊单弱置媵爲廣嗣計凡舉子者三人
愛之如一參岳公卒橐無一錢所遺什器圖書畫
畀諸庶語湛之等曰而輩無需此也聞者無不嘖
嘖嘆其難其他宗黨戚屬之待而舉火者袞若昏

者倚辦宜人不啻外藏然宜人亦竟其身不以食
德故而有勸獨於丐僧絕不應曰吾安得用何氏
粟而為游食者資邪其卓識類此治家米鹽果蔬
必有度展履間各得其任食指數百人人得其意
而性寔侃侃無少徇與參岳公交相莊如嚴賓然
子姓侍側凜凜奉約束惟謹庶幾哉可稱何史巳
宜人體容徤飲啖固彊無疾也七十誕辰姻戚上
壽者相屬踰三日而卒生嘉靖巳丑七月十一日
殁萬曆戊戌七月十四日以歲庚子十二月二十

四日啓參岳公老官山之墓而窆焉禮也子六人
湛之娶周氏淳之娶俞氏澄之娶金氏宜人出濬
之娶華氏湜之娶錢氏淑之娶顧氏女二人嫁吳
爲霖秦輝孫男十二人棟如森如林如樸如楙如
棫如粱如楞如杪如樊如杲如枋如何氏自參岳
公以名進士起家自是湛之舉已丑爲僉憲淳之
舉癸未爲御史棟如舉戊戌爲理官余所謂三世
之中四登甲第者也而三人之宦業與來者之嗣
興方繩繩而未已嗚呼非宜人其疇能致乎是可

銘銘曰

相而君兮燕而後人有鬭兮斐亹墓門之文兮吁
嗟百世其女芬兮

贈安人鄒室江氏墓志銘

安人行九諱坤芷余友鄒爾瞻之繼室也爾瞻以
萬曆丁丑成進士疏論江陵相被　旨杖　闕下
謫戍都勻戊寅春娶安人于家未三日即攜之戍
所戍六年從爾瞻起爲吏科給事中以言事謫南
刑部照磨乙酉擢吏部員外郎未幾請告庚寅起

吏部員外郎冬調南刑部又三年滿考以病歸爾
瞻之南而北北而南屢出屢入也安人咸與俱而
未嘗有一日之安爾瞻之戍而給事給事而照磨
照磨而員外郎屢巳屢仕也安人咸與俱而未嘗
有一命之榮卒之後一日始奉　勑命稱安人生
以嘉靖巳未卒以萬曆戊戌年四十而巳安人家
素温乃甫脫慈母之手從爾瞻越禾嶺渡瀟湘歷
長沙溆浦凌站鳶挂猱之阻處蠻烟瘴雨之鄉有
壯夫所不堪者安人獨以身翼之無難色爾瞻結

髮食貧即入省閱歷銓曹而內無宿舂之糧外多
賓客之奉有廉士所不堪者安人獨以節礪之無
愠容其在都匀也爾瞻念母甚淚日盈枕間欲乘
間歸省而心念安人不忍决安人以壯語聳之行
亡何二從者死于瘴安人經紀其喪備極周至夷
謂人死三日當盡室避之不然者其鬼殺人諸門
生固以請安人傳語曰吾婦人也有死無易且世
亦豈有鬼物能殺人者乎諸門生皆歎服爾瞻之
在銓也當計吏扃門下鍵宿署中者帀月安人舂

糧茹疏不以薪水故點爾瞻之椽友人或諷爾瞻爲不情爾瞻不知也安人在都匀生一子以無乳天即寄聲其兄爲爾瞻置妾嘗啓櫛髮若惟恐不得當者其謁告歸也産孿子文以驚天自是無歲不爲置妾計嗚呼安人從爾瞻于患難無依之日固難而能砥節于通顯以相夫爲名儒彌久而不變也則尤難能置妾于中年無子之日固難而能割愛于新婚至流離顛沛屢易而靡悔也則尤難以彼其德即遐筭多男子豈不謂宜而乃奪于壯

年且無嗣以死也豈不痛哉爾瞻言安人至慈孝
事太夫人曲得其歡爾瞻元配吳安人忌日修簋
酒漿祭拜惟謹終身持姆訓甚力宗黨族屬罕窺
其面平生紡績織紝不能一日暇綺羅珠翠目所
未經也余鄉朱司冠公爲爾瞻師友清嚴介特中
朝罕倫安人從爾瞻謁其夫人荆布相暎儼若婦
姑其雅素可知已嗚呼耆生于佚妒生于淫以安
人靜貞如關雎而有逮下之仁汲春如少君而謝
富驕之飾當無難者豈所謂是夫是婦天作之合

耶抑爾瞻清標絶俗之致推賢援能之心有以刑于家人爾耶爾瞻又言安人端靜識大體一日爾瞻被酒聲稍揚安人輒莊語曰君以學名者乃不知酒德耶爾瞻改容謝之然則安人不獨爲賢婦雖謂君良友可也爾瞻之所樹業已不朽安人之傳也無疑獨其豐于德而嗇于享修于名而短于世不能無疑于報施之爽雖然安人之志吾知其不以彼易此也爾瞻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安人某山之原而屬余爲銘銘曰

靳而年也永而傳也烏識其所以然烏識其所以
不然也葢年者天而傳者所天也嗚呼其斯為婦
人之賢也

太恭人王母林氏墓志銘

太恭人林姓故憲副西華王公叔果之配寧國丞
光藴光禄大官丞光薦録事光普之母也太恭人
用西華公封安人用于藴加號太恭人以母終稱
王母云父濠母朱生而端凝敏惠仰俯有儀參議
東崖公爲子擇婦聞而委禽焉年二十一歸王氏

王族大且貴參議公方嚴居委家事不問太恭人
上承下御顧事事當參議公意西華公見太恭人
事事當參議公意也於是悉家秉付之太恭人即
又事事當西華公意葢賓祭秩秩如也甘養雝雝
如也出納井井如也惟謹已西華公起家職方諸
子以次生太恭人留不行督就外傅夜篝燈程讀
無少怠即諸子長矣出交際必以告稍不應節必
譙讓西華公出參湖省藴業舉於鄉薦且受室太
恭人始一偕往踰歲西華公晉左廣臬副甫艾也

而有歸志太恭人不謂早也忻然奉公還當是時
西華公恬澹之節天下莫不聞而曰吾得割意擅
塗飡風味道者以若人之相我也公已而光蘊仕
太恭人則拊而屬曰若父之荆西郎絲粟不以煩
縣官若所習也其益務自砥無忘父志爲子槖金
二百又度官中需力致之自是所至察廉無不首
光蘊矣居恒鷄鳴起諸僮隸以材受署太恭人盥
櫛竟遍行室中眡則無不犂然者已晨朝諸子婦
若孫婦據上坐諄諄以勤若愼爲壼規也移晷乃

敭丁酉蘊以寧都最上考功進令封太恭人八十矣而恩綸適至會蘊徙官歸薦于告晉亦初拜官升堂上壽觴相屬觀者榮之歲庚子光蘊還自宛陵太恭人感微疾輙環語諸子孫如與訣者甫五日而歿時九月十有六日也距生正德戊寅正月七日享年八十有三太恭人自奉常取其薄而推贏振乏必以厚視身必謹於細而講於夫子間也常識其大其馴行卓識謂王氏之女史非邪夫女德不外見然陳定之辭封李審諸之却粟所以陰

為助者亦豈微也哉太恭人一隱於義而夫婦白
首相顧怡然以坐觀子姓之成立壽富康寧舉世
所慕尚不可得者無一慊焉可謂賢已光蘊娶某
氏封孺人光薦娶某氏光普娶某氏孫男十人至
言至充至齊至章至亮至奇至褒至兗俱郡國諸
生至雍至宏女孫五適林承超項國昇何君侃林
邦宗林承裔曾孫十五人欽典欽昊欽旦欽謳欽
彝欽準欽㞳欽讚欽諟欽鼎欽泰欽謐欽復欽晉
欽恒光蘊等以明年閏二月某日厝於石壇山之

原祔西華公兆禮也先是蘊衜哀著事狀而寓書
於余使爲銘銘曰
翳王氏裔始自瑯琊金陵來居班班史傳七十餘
人厥聲奕如淑媛相之若鄧與謝亦圖亦書遂進
華胄再徙永嘉不替本初迨中憲公乃有恭人繹
繹徐徐夫奮於朝子克嗣之名埒璠璵恭人欿然
日用而既寧留其餘石壘之斤雙璧共瘞峯廻水
紆太史作銘儷德齊齒有美不虛疇論世者曰百
千祀石在玄廬

新安桺塘洪翁墓碣

有明長者新安洪氏諱福字德基別號桺塘春秋九十有一萬曆丁酉三月二十有一日以天年終踰八載甲辰十一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負某向某翁孫水部郎文衡請急歸請余曰期迫矣姑舉翁崖畧朱書於磚而內之窆中異日者請於隧道碑而銘之余曰可洪氏以文衡舉進士科名鵲起隆然爲里之望㾞然語發祥之自無不歸美於翁於虖世之聘其機械者大都爲身計也而不得其欲

且蹈於禍患者不少矣翁好行其德而富壽康寧
動與吉會究也克有孫子爲村閭人易所稱積善
餘慶者非歟翁之德之才僅施之里閭未及大試
而獨全其淳白猶能起徒步之中以爲世軌然則
人之不自力而責報於天及其不應也輙憤曰無
天道亦謬甚矣哉翁配錢氏有賢行子男一豪封
某官孫文衡即水部君次文采文秀文顯文彬銘
曰
桂林之墟觀察之裔生此淑人積善無斁還金拚

骼成梁創祠閲數十載竭歷以趨既及於人乃通於神塋之家山雲氣氤氳以昌其子孫

太孺人沈節母廖氏墓志銘

太孺人廖女也而歸沈孝廉先生生二子而嫠撫孤以節著部使者釆都人士議聞於朝 天子嘉之旌以棹楔矣巳太孺人子鳳翔令績最考功推恩所自得令封蒞兩承異數云是時鳳翔治行爲郡國第一召至輦下擢爲給事中命未下而聞太孺人訃匍匐歸毀幾至殞余往慰之泣曰不肖微

吾母也不及此然竊禄而不能以養也病而不及以受情綏韝事也不肖何以生爲居頃之手張絫岳所纂事狀而屬余爲志銘按狀太孺人生而婉孌有志操性尤篤孝父論毋呂内賢之以適沈先生業成鄉薦矣顧壹意績學不問家人産有挾千金求居間者方卻之故終食貧而太孺人夷然不屑也每問寢舅姑辨色輒興時時手甘毳進客至供具取順旨辦無以壘耻告者拊臧獲而噢咻之無不人人自前也亡何姑武媼物太孺人佐孝廉

供湯藥也物而佐孝廉之毀也佐孝廉褁糧卜兆
脫簪珥而不自靳也葢賢聲藹如矣久之連舉丈
夫子而孝廉以計偕卒旅舍書抵父西園公曰兒
不幸且死惟拊二孫令有成猶子也太孺人聞驚
絶巳稍稍蘇而水漿絶不入口衆寛譬之不應西
園公哭曰爾不難一死而能委夫言不爲一綫地
乎太孺人乃强起會西園公老不任而悉家秉付
之矣太孺人則蚤暮治饋漿惟謹退而撫兩子曰
吾所不一日而餘吾息者汝也兩子任步趨輙責

課靡間日手足容有不飾卽引禮切諭之衣卽敝浣濯若新嘗言士衣麤何病惟端潔寔正容耳度十歲所西園公以老病卒太孺人營葬具甚備而益感厲鳳翔於學丙子舉於鄉壬辰舉進士意太孺人且愜於志矣而恬穆不色見第戒家人毋生事端閉門里而已秋鳳翔歸覲省拳拳教誡之如疇曩語間餉客率諸婦躬臨視之竟罷酒乃已曰吾令兒毋變其初也癸巳鳳翔釋褐蕭山令覘奉毋行太孺人不往曰兒業以身畀縣官毋以老人

易念若憶乃公郤金事乎去之四十載而邦人稱之若不能嗣者何以見乃公異日且仕患不能廉廉而劌也民又奚堪若其念之鳳翔拜受教故所涖以廉恕稱流聞里中聲藉甚太孺人乃一加匕箸矣會旋書自北至太孺人拊心慟曰未亡人之謂與而以名我鳳翔令蕭六年婁迎養不許最後乃一往覲鳳翔晝夜平亭役稅拊凋疲郵傳造請旁午又以間出捍稻堤疏壅抵决不得甘食寢心瘏之而私其婦曰嚮恐不能勞不圖今勞民至此

也戊戌鳳翔再入覲以恩命歸飾冠帔珮琚以獻
太孺人服而廟見曰吾一發耳而乃再徼　王言
兒勉之思所以報者鳳翔以是治行聲益著顧其
於貧自如或曰夫人幸晚貴胡自苦太孺人曰兒
幾不憒家問柰何以我故剉其廉其刻厲如此是
冬七十誕辰賀者踵至嘆曰嚮吾子然一身耳已
稱毋稱王毋稱王大毋不自意目覩三世孫曾滿
前也吾可以見吾夫子矣鳳翔待命都門久旦暮
懷思欲歸侍而所司阨之不得請太孺人感疾甚

以逝庚子五月十有八日也距生嘉靖庚寅十二月八日年七十有一孝廉諱九思有文行學者稱順貞先生子長即鳳翔娶於張秀水學博來鳳女次鳳儀娶於陳安義尉應元女孫五懋滋懋膚俱府學生懋秉武學生翔出懋和懋敬及女孫三儀出滋娶王南昌守堯封女早卒膚娶路通山令九同女和聘殷孝廉序女秉娶金太學生時行女敬未聘女孫適何應咸楊先春范舜智曾孫四中繩中矩中律中度嗟夫太孺人生十六而歸沈先生

歸四歲而有子有子五歲而寡寡四十有六歲而
封太孺人爲太孺人二歲而歾中間居約十七哀
疚十二而亨不能一也其所間關百折而不二念
以撫其六尺冀必有以還報地下即古貞臣誼士
何以加焉卒之爲節於家而其効使　人主知之
璽書赫奕兩賁高堂此足以荅太孺人而爲嚮義
者勸矣先是沈先生壟城南久形家言狹不可祔
鳳翔乃改卜棲霞陳家庫新阡以辛丑十有一月
五日合先生之衣冠而窆焉而余爲之銘曰

節已苦名則尊嗇於夫後乃蕃繖嶺西山贊阮誰

其過之式此淑媛